出彩汝州人

汝州市委宣传部 汝州市文明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 联办

王大庆 自然精灵的守护者

□孙利芳

王大庆，汝州市地矿局政工科科长，先后从事文秘、宣传、矿业权管理、党务等工作，爱好摄影，是摄影圈有名的“爱鸟使者”。

“春来寻莺碧柳侧，冬日观鸭汝水旁。青青荷塘消酷暑，瑟瑟秋风送大鸶。四季追鸟苦亦乐，近鸟近心近自然。执着一念十年满，欲辩得失已无言。”这是王大庆对保护自然、保护鸟儿的肺腑之言，也是他10多个寒暑间爱鸟护鸟的总结。

10多年前，汝州市地矿局来了一位新同事。他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脖子里总喜欢挂着一架相机。

那天，我们一块下乡，干完工作时正值中午，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大地，我们找了一片树荫稍作休息。一转眼，不见了他的踪影。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我们都担心极了：“他初来乍到，别是迷路了吧？”

就在我们准备上山找他时，他满头大汗地回来了，远远地举着相机高兴地喊着：“今天拍到两只红颈苇鳽！”“啥？”我们异口同声问他。“红颈苇鳽是一种珍贵的鸟，截至目前我们河南还没有发现过呢！”他兴奋地说。

一说起鸟儿，平时不善言谈的王大庆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

原来，他从小在三门峡长大，对山、水、湿地和鸟儿有着特殊的感情，其中最痴迷的就是鸟儿。来到汝州以后，每到周末，旖旎秀丽的汝河岸边，层峦叠翠的九峰山麓，诗意缥缈的紫云湖畔，禅意深深的风穴古刹，都是他扛着相机追鸟的地方。

有时，为了追拍到一种鸟儿，他周末常常钻到芦苇丛中一等就是一整天，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忘记了自己。他的妻子曾委屈地说：“你待鸟儿比儿子都亲，你干脆和鸟儿生活吧！”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想用镜头中鸟儿的美、鸟儿的真实、鸟儿的灵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鸟儿的艰辛，知道鸟儿比人类更脆弱，更需要人类的关爱和保护！保护环境，爱护鸟类，就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为了寻找那心灵之翼，我愿做一个孤独的行者，但我更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不再孤单。”一席话，感动的妻子也成了他的铁杆粉丝。

近年来，随着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治理开发，这条从《诗经》里缓缓流淌千年的河流越来越美丽，细软的沙，柔绵的风，清澈的水，沁人心脾的花香和芬芳，摇曳的芦苇，清幽的荷塘，汝河湿地公园成了鸟儿的天堂，汝河的鸟儿越来越多。

那天周末，他又在汝河边追鸟。突然，河面上飞来两只漂亮的鸟儿，一身鱼鳞纹，一头飘逸的长发，橘红色的嘴、脚，漂亮极了。他不假思索“咔嚓、咔嚓”连按快门。没想到，他发现并抓拍到的竟然是稀有鸟类“中华秋沙鸭”。这是一种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鸟儿，是第三纪冰川期后留存下来的物种，距今已有1000多万年，是中国特产稀有珍贵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列入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濒危鸟类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濒危鸟类名录，是与大熊猫、华南虎、滇金丝猴齐名的国宝。

转眼间，王大庆观鸟拍鸟已经十几年，在汝州记录的鸟儿超过30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中华秋沙鸭、黑鹳、东方白鹳、乌雕、黄胸鹀、青头潜鸭等，更有红颈瓣蹼鹬、长嘴鹬、草地鹨、红颈苇鳽、西方秧鸡等5种河南此前没有的鸟类。他把拍到的鸟儿照片都配上文字介绍，被汝州市林业局整理出版了《汝州鸟类图册》。他拍摄的作品“汝州鸟儿”组照获得汝州市建市25周年摄影大赛一等奖。他也成了河南省野鸟协会的会员，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在他的倡议下加入了爱鸟的队伍。

这两年，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又一位人类的好朋友——白天鹅。在他的镜头下，微波粼粼的水面，缥缈的水雾中，一只只白天鹅像一个个洁白的精灵，正在嬉戏、游耍。它们一会儿向上直插云霄，一会儿俯冲掠向湖面，一会儿悠闲地静卧湖面，真是动如雄鹰展翅，静若湖畔西施。圣洁优雅的白天鹅们，或跳着美妙的水中芭蕾，或翱翔碧空高空巡视，或悠闲嬉戏静卧水面，千姿百态，倩影绰绰，犹如从天而降的天使，给人留下一幅幅万物空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照片，也给汝州的母亲河平添了冬日的浪漫和温情，更让人们对汝州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赞叹不已。

王大庆曾说：“期待不远的将来，汝州也能成为像三门峡那样的天鹅之城。”

相信，正如他所言，在迈向自然资源新时代的征程中，在生态自然保护环境的道路上，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保护环境，爱护鸟类，鸟儿的天空将永远宁静开阔，我们的大自然将越来越美丽。

棕腹啄木鸟-三有动物-拍摄于蟒川镇

斑姬啄木鸟-三有动物-拍摄于岘山

戴胜-三有动物-拍摄于北汝河湿地公园

PHOTOGRAPHIC

青头潜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云禅湖

雕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临汝镇

黄胸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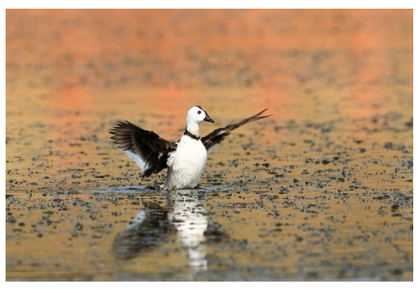
寿带-三有动物-拍摄于马庙水库

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蓝额红尾鸲-三有动物-拍摄于岘山

中华秋沙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东方鸻-三有动物-拍摄于纸坊镇


棉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黑颈䴙䴘-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黑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王大庆 供图

短篇小说

口碑

□彭忠彦

牛犇牛气，大学毕业即就业。

参加“三支一扶”考试，牛犇笔试入围、面试过关、政审通过，被分配到塔山乡政府的农业服务中心支农。

同学们都羡慕牛犇运气好，出了大学门就进了政府院，初日扶桑，前程可期。可是，牛犇却躺在床上不起来，死活不愿去报到上班，气的父亲吹胡子瞪眼，也无济于事。

牛犇不愿到塔山乡报到，原因在他已经作古的爷爷。爷爷牛天顺，外号“牛大炮”，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任塔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纠正“五风”时被撸了官帽子，还关进了大牢。牛犇上高中时有个同学是尖山乡豹子沟村的，叫刘麦囤。麦囤的爷爷叫刘连山，是牛犇爷爷的通讯员。

一天晚上，刘麦囤看牛犇不在宿舍，就给同学们讲牛天顺的故事。牛天顺是一个“土皇帝”，堕落腐败，贪图享乐。夏天让4个年轻俊俏的女人，轮流给他扇扇子，他还说天热。有一年冬季的一天，吃腻了猪牛羊肉的牛书记，突然提出要喝玉米糁煮油菜根疙瘩稀饭。我爷爷跑到野地里，双手扒开二尺多厚的积雪，刨出油菜根疙瘩，手都冻坏了。公社机关只有一辆通信的自行车，牛书记却霸占为自己的专车。每次出门，都得让爷爷骑车驮着他。一次的雪天出行，路面结冰，自行车翻了。从地上爬起来的牛书记，狠狠地扇了爷爷一耳光，恶狠狠地说：“你个小鳖孙，是想把‘党’摔死哩！”……

麦囤正说到热闹处，一直在外偷听的牛犇冲了进去，抓住麦囤的一条腿从上铺把他拽下来，骑在身上挥拳就打。

为此，牛犇背了个处分。

二

牛犇上高中时的班主任马润田老师来了，他是父亲搬来的救兵。

马老师马到成功，只和得意门生交流了半点多钟，牛犇就有了笑脸，起床梳洗一毕，吃了两大碗蒜汁捞面，背起行囊上班走了。马老师让牛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不得而知。

牛犇上班的第二天，就跟着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正进驻石梯沟村扶贫。李主任开着车和他拉家常，“你家是牛店镇的，又姓牛，可认得老书记牛天顺，外号‘牛腐败！’”

“牛没二牛，都是同族本家，不过我们已经出了五服，按辈分我叫他爷。我小时候见过他，一个瘦小干巴的老头，其他印象不深。”牛犇心里发慌，脑袋发蒙，脸皮发烧，喉咙发紧，眼睛发虚，不敢正眼看主任，努力掩饰自己的窘迫。

主任猴精，看一眼窘态百出的牛犇，忙说：“其实，牛书记也不算什么腐败，就是杆直筒子炮，口无遮拦，好讲阔气。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

牛犇忍着胸口的隐痛，说：“主任但说无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

这时主任的手机响了，是乡政府主管扶贫工作的石副乡长打来的。石副乡长像吃了枪药，手机里一番轰炸，主任的头就耷拉下来了。

“杨旦你个鳖货，等我扭你回来看咋收拾你！”主任一边驾车调头一边叱骂。

牛犇忙掏出一根香烟点上递给主任。香烟顺气，主任平息了火气说，县扶贫办近期下来检查，贫困户杨旦把扶贫项目中池养老鳖捞出来赶集卖掉，幸亏发现得及时，要不检查就抓瞎了。

牛犇突然想起恩师马老师的嘱托，就说李主任，估计离村也不远了，让我下车走着进村，熟悉熟悉村情，等您把杨旦接回来，就把他家养鳖脱贫的事交给我，我大学学的就是水产养殖专业。主任足足盯了他有一分钟才说，徒步入村，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毛遂自荐，勇挑重担，克难攻坚，中，中！然后一踩油门跑走了。

牛犇沿着村村通道路入村了。老远就看见一座三层的小楼，一串红色大字赫然入目，“石梯沟村党群服务中心”。楼前有个小广场，一群老人正在晒太阳。

牛犇一边打招呼一边让烟，有个老大爷起身让座，牛犇就势坐在广场的水泥护墙上，未及老人问他的来由，就做了自我介绍。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大爷盯着他的娃娃脸说：“你姓牛，是牛店镇人吧，和年青时的‘牛大炮’——牛天顺书记长得真像！”

牛犇面红耳赤，嘴唇打着卷儿说：“我是牛店镇人，牛天顺是我爷爷，不，不，是出了五服的本家、本家爷爷……”

老大爷说入村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外气话。我在村里干支书整整35年，驻村干部走个穿红的，来个挂绿的，啥样做派的干部都见过。就说你本家爷爷牛天顺书记吧，也是穷苦人出身，当农会主席时一马当先，干工作从不含糊。后来当乡长、区长、公社书记，被人捧得高了，尾巴就翘起来了，吃香的喝辣的穿光的，讲排场比阔气，兴师动众，一天比一天腐化，一天比一天霸道。公社化的第二年冬季的一天，牛书记来我们村检查工作，入村时要求红毯铺地，社员们口喊“牛书记万岁”，夹道欢迎。山路上的积雪扫干净了，为防滑入村口的主路上铺满荆芭，上面铺上一层红地毯。地毯都是牛毛毡，是从几个村中老人的床上揭下来的，临时用红桃粉染红的……

牛犇听得心惊肉跳，恨不得变成一只蚂蚁钻进地缝中。好在一个约七十岁的老奶奶发话了，把话题转向一个外绰号叫“粪书记”的身上，牛犇这才听得入心入耳。

“粪书记”姓白叫财发，因下乡路上拾粪，拾满箩筐见粪堆就倒而得外绰号。书记下乡挑着粪箩头，口袋里装个笔记本，走村串巷，吃的是“百家饭”，管的是“千家事”。那时候我想：当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同父亲这些土里拔脚的农民没有什么特权，甚至还吃亏。农民拾粪过秤交队里记工分，书记拾的粪见粪堆就倒，连工分也没有，真是傻子一个！

书记后来就到我们村驻村修梯田，一家一家地轮着吃派饭。一天中午，书记轮到我家吃饭。饭是糊涂面条。我顺手捞了一碗稠的端给书记。书记接过看了看，又一声不吭地走到厨房，把碗里的面条“扑通”一声倒进了锅里，黏糊糊的饭溅到书记衣襟上几滴，书记用大拇指甲一一地刮了，送进嘴里吃了，这才拿起勺子在锅里搅了又搅，然后盛了一碗糊涂饭走出厨房，走出院子，走到人山人海的饭场上，像公爹他们一样蹲在地上，“吸吸溜溜”地往嘴里扒饭……

牛犇正听得津津有味，手机叫唤起来了，是马老师打来问候他的。牛犇说：“老师，我今天入驻石梯沟村扶贫，眼下正和老支书他们在一起拉呱哩。”马老师说你让老支书接电话。老支书耳不聋眼不花，朗声笑语和马老师通话。

“芝麻掉到针鼻儿里——巧极了！”老支书把电话还给牛犇说。走两个姓马的，又来个姓牛的，山里人就喜欢牛马精神的人，碓捶捣磨扇——实打实。当年扫盲识字学文化，马化育老师也就是马润田的老爹，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我原是个“睁眼瞎”，后来能读书看报。马润田师范毕业后，马老师又把儿子送到石梯沟村学校教书，一教就是十年。马化育是俺石梯沟村的“老师爷”，马润田是俺石梯沟村的“老师爹”，代代山里人都不会忘记父子俩点拨开化的汗马之功……

三

牛犇是在老支书家吃的午饭和晚饭。恩师的举荐，老支书向牛犇敞开了心肺：党的扶贫政策好啊，到基层可要落到实处，可不敢玩花架子，弄虚作假蒙骗上级验收过关呀！

牛犇听出老支书话里有话，再问他就转移了话题。牛犇说：“爷爷不说透，俺也知晓了。”

下午，牛犇走访中已得知杨旦养鳖的事。为迎接贫困户脱贫验收过关，驻村工作队帮杨旦家临时砌起了水池，从外村池塘养鳖的专业户家买来几十只鳖。杨旦好吃懒做，偷着炖吃老鳖，还偷偷卖鳖……

老支书深情看他一眼说：“知道就好，知错就改！”

牛犇的心里“轰”的一声燃起了一股热浪。

翌日上午，李主任押着杨旦，还有新买的百十只鳖回来了。下午，村里召开了村组干部和党员扩大会议，布置迎接县扶贫办检查验收事项。最后让驻村干部牛犇讲话。

牛犇鼓足勇气说：“不是讲话，是向石梯沟村的父老乡亲说几句大实话，也是心里话。俺就是当年那个搞腐败的牛天顺书记的亲孙子！不过大家放心，爷爷是爷爷，孙子是孙子，绝不会房檐滴水照旧坑。牛犇铁定要在石梯沟扎根，和大家贴心贴肺，同吃同住同劳动，铁心支农是一个农家娃一辈子的事。来塔山乡支农前，恩师说‘百姓心里有杆秤，草民心中立通碑’。俺啥也不图，就图像‘粪书记’、‘老师爷’、‘老师爹’他们那样落个好口碑！”

人群中突然响起滚雷般的掌声……